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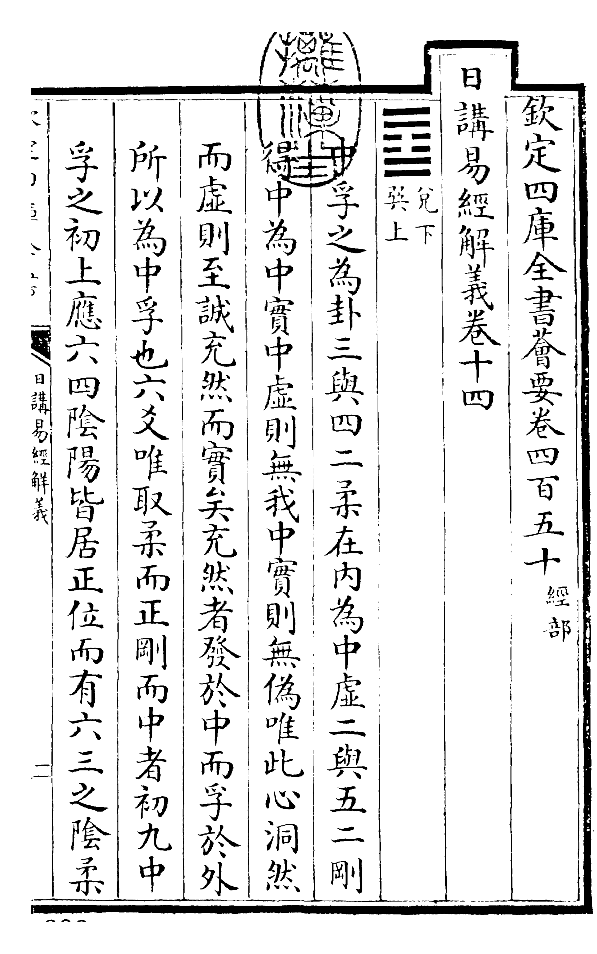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五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四

䷼ 兌下巽上

中孚之為卦三與四二柔在内為中虛二與五二剛得中為中實中虛則無我中實則無偽唯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所以為中孚也六爻唯取柔而正剛而中者初九中孚之初上應六四陰陽皆居正位而有六三之陰柔

不正者隔於其中故爻辭設有他之戒九二與五陽剛相應至誠感孚有鶴鳴子和之象三不得位而應亦不正一為說之極一為信之窮於中孚之義無當也六四得位故无咎九五剛健中正有中孚之實德與二同德相信合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者也上九失位居中孚之極故為貞凶按中孚六爻獨於五言孚蓋二五皆中實實則誠誠則未有不孚者而五又為之主則使一卦六爻如一氣然而靡不為之用

者唯九五也他卦二五皆取陰陽相應而中孚則取以剛應剛以知中孚之道不主於情而主於理不孚於外而孚於中一誠相通君臣道合化邦而應天端在於是非他卦應與之比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兌下巽上以全體言為中虛以二體言為中實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信發於中故名中孚卦辭言信能合理所以善用其孚而無不通也豚魚無知

喻難化之人涉川至險喻難濟之事文王繫中孚彖辭曰中孚以孚信在中為義有一心之孚有兩情之孚總之本於在中而發見於外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雖物之冥頑如豚魚之無知亦可感動之而得吉況有知者而有不格乎何事不濟雖事之艱險如大川之難涉亦可濟之而利況平居時而有不濟乎然其所以為孚者一皆本於義理之至正而不為硜硜之小信膠執不通然後信所當信而合於貞焉斯人

無不感事無不濟乃為利耳按聖賢修身持世莫不以孚信為本原然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恐其不皆出於正也古之聖人至誠感神至於化傲象格有苗經權常變無不各得其至正若後世之君不失虞人之期不廢徙木之賞是信失其正者也此利貞所以善成其孚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此彖傳是釋中孚彖辭備言孚之體用明盡人可以合天也柔在内指三四剛得中指二五乘木舟虛取外實中虛之象孔子釋中孚彖辭曰卦名中孚者以卦體言之三四以柔居一卦之中是中虛也二五以剛居二體之中是中實也中虛而能實虛所以受信實所以為信此孚之存乎已者也以卦德言之下説而上巽説則臣以和衷上感乎君巽則君以虛懷下

應乎臣上下交孚自能化行邦國此孚之及乎人者也而一本於在中之孚中孚之所由名以此其曰豚魚吉者謂信由中出自通於物無不輸誠感化即如豚魚無知之物亦且能及之而吉此孚之驗於物者也曰利涉大川者謂以實體運乎虛中應變無窮如卦象木在水上木體本實而為舟則虛也舟惟虛可以行水心惟虛可以行世何不利涉之有此孚之驗於事者也若是其中孚而猶曰利貞者蓋孚命於天

渾然至正若意見未融一徇於人為即非正矣惟孚出於人心之正而合乎天命之本然乃與天相應斯感無不化也按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中孚之理即是天心通於億兆人之心而又通於億兆物之心人惟失此心之本體所以不能通人物之心以應乎天心耳盖天之道孚貞而已故又曰利貞乃應乎天者惟恐擇之不精持之不固或稍涉乎偏私而不合乎天心之正是以丁寧若此此即中庸以人達天之義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此象傳見君子好生之心善體中孚之意也孔子釋中孚象曰兊澤之上有巽風澤至實而風至虛風無形而能感澤猶誠無象而能動物中孚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用獄當獄之未成則用議以求其入中之出即獄之既成猶用緩以求其死中之生哀矜惻怛總出於至誠無私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焉此君子為民之意有以深入乎民心上感而

下受亦中孚之義也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至誠

緦惻之心莫大於好生不殺此即孚以應天之理也

書曰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從欲天下之

中孚也後世如唐太宗之縱囚約其自歸以就法雖

未合於純王之道亦必其一時不忍之念有以深入

乎民心此亦可謂得於中孚之義者也三代而下如

太宗者不亦仁民愛物之主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一爻言信得其人當善保其初志以成孚也虞度也燕安也周公繫中孚初爻曰初九陽剛得正與柔正之六四相應此孚之至正而貞者也在初能度其可信與之交而成孚則學業事功觀摩效法有得朋之慶獲所安而吉矣若失其初心而復有他焉是疑信不一舍正而求不正中無定主將無以成孚寧得燕而安乎所當致戒也孔子釋初象曰初九所以虞而得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剛而得正私情未起從

正之志未為所變也是以得吉若能守正而善保其初斯誠能孚者矣按聖人立教莫先於辨志志之所向邪正分焉一於正則不正者蔑由進矣惑於不正則正者亦蔑由安矣中孚之初未有所主正辨志之時也其志未變欲其審於始未變而不能保其不變更欲其慎於終閑邪所以存誠要在初之自為審持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一爻見君臣同德相孚其感應出於至誠也鳴鶴指二言子和指五言好爵懿德也靡與縻同猶繫戀也周公繫中孚二爻曰二與五中實相應君臣一德而成孚也二居陰位人臣幽隱之誠本於在中以自鳴其素而為之君者亦以誠信之念不期而孚同聲相應猶鳴鶴在陰而子和之之象所以然者懿德良貴人所同好二既有此懿德不敢自私其所有其致

君忠愛之心出於至誠五亦繫戀之而不能自已故感應之象有若此耳孔子釋二象曰五之應二若其子之和豈有所矯飾於外哉君心所願慕者德也二之鳴既由中而發五之和亦根心而生是誠出於中心之願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按諸爻有應皆有間隔唯二五無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此即盛世君臣同心一德賡歌拜稽於一堂無尊卑濶絶之憂無彼此形骸之隔是以上下交而治道成為有合

於中孚之義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此一爻為信失其正不能自主者戒也得敵指上九之應鼓是鼓舞作事之意周公繫中孚三爻曰六三以柔而不正應上九之剛而不中此居說之極是為無恒彼當信之窮則為太固與之相應實相敵而不相助矣於是或鼓而前或罷而廢見行止之無常或

泣而悲或歌而樂見憂喜之無定則中懷紛擾莫所適從以此圖功立事不亦難乎孔子釋三象曰人心惟中虛以理為主自動靜憂樂各中其節若三之或鼓或罷由陰居陽位處不中正而無中孚自主之德所以臨事無恒動失其度揆厥由來豈徒得敵之咎哉按中孚諸爻各有相信之理而貞不貞則有異六三之得敵不當信而信憧憧往來莫適為主既不能如二五之同心相應又不能如初之虞吉而得所安

此不貞而不可以為信者也然究其故實由已而不
由敵故君子貴克已之學而無攻人之過斯信所可
信而有以成其孚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此一爻言大臣當絶私交專心以事上也望是月盈
匹配也指初與四應絶類是絶初九上是上從九五
周公繫中孚四爻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相得
而承寵眷德隆勢盛如月之將盈而幾望也此正羣

心歸附之時猜忌易生四乃柔順自處恪守臣道履盛而不矜雖與初為應而相匹能奉公事主不樹私交猶馬之相匹而亡其匹也若是則精白一心而無罔上行私之咎矣孔子釋四象曰古純臣公爾忘私未有一心為私一心為公者四所為馬匹亡者四與初為類而四必絶其私與惟克盡其誠專心上事於五所以无咎也按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黨正與不正各有其類同道為朋者其意主於為國

家同利為黨者其意專於為一已昔歐陽脩謂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可治是在人主熟察而明斷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此一爻見君臣相信之深能以一德成天下之孚也攣固結也周公繫中孚五爻曰九五中實而居尊為孚之主下應九二之賢亦中實而相輔君臣同德和之以中心靡之以好爵相信之深有猜疑所不能間

讒忌所莫能離者自然固結而不可解為有孚攣如之象如是則上下交而孚乃化邦正在此矣何咎之有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有孚何以有攣如之固以五德稱其位而為中孚之主則位正且德以位顯而成天下之化則位又當故也使居至尊之位而無中正之德雖當而不正何能一德相孚而化及於天下乎此攣如之義蓋有取也按中孚諸爻不言孚惟九五獨言有孚者蓋五以中孚之實成化邦之功由竭誠

信賢相與經綸密勿國家恃以治安非推心置腹之誠始終無間殆未易言孿如之義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此一爻言處孚之窮為信非所信者戒也翰是羽翰音言鷄鳴必振其羽也周公繫中孚上爻曰天下事理當與時勢變通方能善用其信而無窒礙難行之患上九居中孚之極徇偏執之見乏融通之識不度可否順逆固守其信而必欲行之猶翰音本非登天

之物而強欲登于天非貞而自以為貞則必違時拂勢而取凶矣孔子釋上象曰孚信所以可久者惟能通其變而不窮也今翰音登于天登非所登猶信非所信不知變通至於窮極而立見其敗尚何長久之可望哉按中孚之道有常有變初爻宜守常而惟恐其變虞之所以得吉上爻宜通變而固執其常貞之所以得凶夫貞何以凶也宋襄之行仁適足以取敗荀息之死難無補於格君拘一時之小信而不通古

今之大義識者譏之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非凶之道乎

☳☶ 艮下震上

小過四陰二陽陰過之卦易貴陽賤陰二陰函四陽為大過四陰函二陽為小過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其勢進而有為故有攸往之象小過陰柔居中陽剛失位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利在居貞而已夫處小過之時貴於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此二五所以得

柔中之應而三四不當位以陽剛處之惟在慎防以免患也初六陰之始進上六陰過之極以小才而有躁動之失不能下而上至於亢極宜其凶災之洊至矣君子惟謹其在我之所得為者於尋常之事過於周防而不敢為非分之舉此所謂過以得中也方諸箕子之明夷文王之用晦其得小過之義者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艮下震上卦中四陰二陽陽為大陰為小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卦辭言處小過之道當安分以守正也飛鳥遺音是輕舉留音無甚大過之象文王繫小過彖辭曰小過以陰過乎陽為義其在人也才不足而守有餘就其作為於人無所逆於事無所拂有可以得亨者然必不自恃其可亨惟安守分義不失當然之貞乃為利耳其利貞何如如尋常之事無甚艱虞吾之才分所能為而量力為之則可如

事關國家舉動非常吾之才分所不能為而强為之則不可即所謂小事亦須收斂退讓不居亢而居卑若飛鳥遺音下而不上者然蓋不宜誇張而凌上但宜謙抑而處下也凡此皆小過之貞可長保其亨而大吉矣按易止陰陽二義陽過乎陰為大過陰過乎陽為小過易於大過許其利往然剛中而必巽悅乃亨以小心用其大才斯無不亨也況處小過者乎陰柔過勝才小而心愈欲小故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

也若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失其貞而獲戾者聖人致戒於陰之過深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此彖傳是釋小過彖辭言因時而不失其正處小過之要道也柔得中指二五剛失位指三四孔子釋小

過彖辭曰卦名小過以卦體陰過於陽是小者過也以義言之小心過甚無輕舉妄動之失即可以是而得亨也然必利於貞者以小過之時必量力安分謹密周畏之獨至與時偕行始得貞而為利也時行何如以二五爻言之柔而得中柔非幹理之才本不足以任事幸其得中則善用其柔不至於因循廢棄尚可以處小事勝任而得吉也以三四爻言之剛失位而不中剛固有圖大之才但失位則無權不中則累

德不能善用其剛而鮮弘濟時艱之畧安可任大事而有為乎且以卦體言之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有其象則當思其義卦辭所謂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小過之時若處於驕亢而有上人之心則拂於時為逆安於卑遜而有下人之心則協於時為順惟上逆而下順所以不宜上宜下必與時行之為貞也能與時行有不得亨而吉者乎按小過利貞而釋之曰與時行者蓋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

者乃中故可小而不可大宜下而不宜上此即君子時中之學乎若小人者不安於小而妄欲居上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者是也聖人於小過之時丁寧反覆所以勉君子而警小人無所不至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此象傳言君子體小過之義善用其過而趨於正也

孔子釋小過象曰山上有雷聲離於地而未升於天

小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時當小過豈能居高圖大務為驚世駭俗之事就一身之中日用常行無關於天下國家者皆小也皆其可以過者也如行已易傲寧過乎恭而但不至於足恭居喪多易寧過乎哀而但不至於滅性制用患奢寧過乎儉而但不至於失禮此皆小事而宜下總見慎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過得其正而不為過矣按時當小過世道日漓所貴補偏救弊矯不正以歸於正此恭哀儉三者有

舉趾高之莫敢正考父矯之以傴僂有短喪之宰予
高柴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晏子矯之以
敝裘所以厲人心而維風俗有所為而為之其亦因
時制宜善體小過之義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此一爻為舉動躁妄不宜上而上者示戒也以凶謂
以飛致凶也周公繫小過初爻曰小過之時凡事宜
收斂處下初六陰柔上應九四以躁易之性喜應助

之力志滿氣揚不安於下欲進而妄邀非分震動一
時如飛鳥然鳥本在下飛則上而不下違時逆理以
此招尤取敗凶所自致不亦宜乎孔子釋初象曰凡
人凶害未有不可救止者如初六不安其分居下而
欲上憑勢作威孽自己作凶之至也莫可救解亦無
如之何矣此聖人致戒之深謂其宜下反上不能處
小過而貞也按叔季之世小人憑藉膂援得時用事
相與傾危國家逮天下既被其患而身家之禍敗亦

隨之此初六之凶所以莫可如何也人君知此當制之於始不使勢重難反則可無尾大之憂與凌上之禍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一爻言純臣守分以事君得小過之貞也三四陽爻皆居二之上有祖之象五陰爻有妣之象相過之謂過凌逼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遇周公繫小過二爻

曰六二以柔居中純德之臣也其進而事君循理守分克驕亢之心秉恭順之節過三四而遇六五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以象言之猶過其祖遇其妣也如此則不敢凌迫其君居下處順適得為臣之分以義言之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不疑不忌何咎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不及其君者豈才力有不足乎人臣之分固不可稍過乎君臣而過君小則專恣而不敬大則僭越而不忠有斷斷不可者惟不

可過所以不及二之能免於咎者其以此歟按司馬光曰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王風既降君弱臣强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蔑棄名分駸駸乎有及其君之勢罪莫大焉聖人於小過二爻特申之以大義曰臣不可過所以立綱常之準為萬世之防其猶春秋尊王之義乎知其不可過而不過此六二之柔中為能恪守臣道而不失其貞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此一爻見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周公繫小過三爻曰凡事不可太過獨防小人之心不可不過九三以陽剛之德失位不中時當陰過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若自恃其剛逞其才力謂可制之有餘不深思遠慮過為之防小人從此乘間而入為所中傷致有意外之虞大則患及於國小則危及其身凶可知矣孔子釋三象曰天下事惟有備可以無患

令三無防患之術則戕害之者乘其無備出於意表始既莫知所自來終又莫究所底止其凶之甚也如此防之容可弗過乎從來小人之伺君子常密君子之待小人常疎漢之陳蕃竇武相與協謀剪除羣小惟機事不密反召禍端唐之李德裕君臣契合近倖潛伏不知其志欲求逞一發而遭貶逐此皆弗過防之故也聖人於九三諄諄告戒蓋必立自不敗之地然後天下事可有為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此一爻言當善用其剛隨時合宜而不失其中也周公繫小過四爻曰九四當過之時剛而不中宜有咎矣然能以剛處柔寧過於柔而為恭弗過於剛而為傲適合乎處過之宜為弗過遇之之象所以无咎者在此若使任剛而往則躁進而任事或踈用壯而去邪過激是過於剛矣故有厲而當戒所以然者亦其

時適當然耳如因戒往厲專於用柔則將柔過而廢矣故又勿用永守以為貞但當斟酌時宜善用其剛以求合乎中則處過之善道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弗過遇之者惟其以剛居柔而不當位雖不中可以求中所以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若往厲必戒往則過剛失中終至於敗豈久長之道乎按剛柔貴於得中九四所居之位有中道焉然當羣陰用事以君子處小人之間進而圖功則為所傾陷退而守道亦

不免孤危進退行藏之際岌岌乎難言之矣惟審機觀變動與時行則剛柔竝用可以守中而不過此四之所以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此一爻為居高無助不能有為者戒也在穴陰象指六二已上過上也周公繫小過五爻曰六五以柔而中其才僅可小事乃居尊任大又當陰過之時優柔

寡斷不能大有所為以沛澤於民如雲自西郊雖密而不雨之象是在已固不能為矣為五計者或得剛陽之佐扶持興起代君澤民則不雨者猶可雨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無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相助為理以圖天下之事乎孔子釋五象曰密雲不雨之故六五才弱而乃居尊過高不能虛已下賢以求輔則膏澤屯而不下安望其有濟乎所處已上不能有為者也按小過之二象曰臣不可過其在六

五曰已上是不特臣不可過即君亦不可過也若君處於太高則上下睽隔必至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天下之患莫大於是矣故君道則天而下濟佐理得人則民隱周知而澤可下究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得賢輔佐之義也五之不雨殆可反觀而自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此一爻明亢非小過之宜極言其凶以示儆也離過之遠也周公繫小過上爻曰上六柔而過中處極過之時又居動體之上凡事率意妄行弗合乎宜違理過常如飛鳥宜下離之而遠去則過高已甚一蹶而不可救矣以此致凶天人交忌災眚不期而至皆上所自取非出於不幸也孔子釋上象曰當過之時宜下不宜上者也亢且不可況至於過亢乎上之弗遇過之者由其已亢而不能下所以犯上逆之戒而致

天人之忌凶莫甚於此矣按小過初爻從下而上言凶之始上爻已上而亢言凶之終甚言小人在上乘時負勢釀禍作災不獨凶在一身亦且毒流天下故凡災眚之來如水旱凶荒日食星變山崩地震之類自天降者數猶可逭惟小人之凶孽由人作是謂災眚不可倖而免也聖人言之切慮之深總見處過者任小而不可大居下而不宜上能與時偕行尚何凶之有哉

䷾ 離下坎上

既濟水火相交各當其用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而卦爻之辭皆有警戒之意正以安不忘危乃持盈經久之至計蓋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也初之曳輪濡尾則可保无咎二五雖相應而不能下交以取益則盛極而衰之漸矣三陽剛而有動衆之慮四居柔以遠患爲亟至上六懷亢滿之志有入險之勢載胥及溺既濟可常保乎蓋天下之理

時過則衰日盈則昃月盈則虧牙蘖萌生多伏於豐亨豫大之會故天地交而為泰而有无平不陂之占水火交而為既濟而有初吉終亂之戒聖人之垂訓切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此卦離下坎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名既濟卦辭言保濟之道當慎終如始而固守其貞也文王繫既濟彖辭曰既濟以治定功成為

義當斯時也君明臣良同心協力處置咸宜而事無不濟矣但時當既濟則盛極將衰雖處承平之會常有不測之虞其為亨已小豈不可畏保濟者正宜存心戒懼祗畏以敬天省惕以勤民固守其貞方為利耳所以然者當濟之初多以謹畏而得吉及濟之終多以慢易而致亂始憂勤而終逸樂人情類然此保吉弭亂之所以必利於貞乎按水火交而為既濟猶之天地交而成泰也泰極則否既濟之反為未濟蓋

一治一亂天運之常而所以制其治亂者實由人事也三代以後貞觀之治號稱極盛然魏徵之告太宗莫切於十思十漸不以内外治安為喜而以居安思危為戒其於治亂危微之機慮其不克終者籌之熟矣圖治者所當三致意焉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此彖傳是釋既濟彖辭勉守正而戒止心所以通濟

道之窮也濟下疑脫小字剛正謂初三五柔正謂二四上初吉指六二孔子釋既濟彖辭曰時當既濟治定功成豐亨之盛已過而衰微之兆将開其所為亨亦僅得其小者耳然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易保乎故辭言利貞者卦之六爻初三五以陽居陽是剛得其正而當乎剛之位二四上以陰居陰是柔得其正而當乎柔之位剛柔正而當本位則剛能厲精以圖治而不好大以生事柔能持重以固守而不因循以

滋弊保濟之所貴乎貞也如此其初之得吉以六二當濟之初柔順得中柔則敬慎而不渝中則善用其柔而不過有謹畏之小心無廢弛之失事濟道方興而得吉宜矣至終之所以亂者非終自為亂也當既濟之終人皆有苟且安止之心則始之憂勤漸衰終之怠荒日起將百度俱廢莫可支持亂之所由生也使人無止心亂安從生此濟道之窮人所自取可不以利貞為兢兢乎按既濟之時剛柔各正其位極治

之象也然濟之初吉不取剛正而取柔中何也柔中則持盈戒滿任人守法不事躁妄更張而又非因循而止故事治功成自可久而不亂若止則過柔而非中一切不為有良法而不能守有正人而不知用道窮則亂所當深戒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象傳見防患不可不豫君子所以善體濟也孔子釋既濟象曰此卦坎水居離火之上水能潤下火能

炎上相交而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保濟時方未有患也常恐患生於所忽每隱而不及覺故貴用思思以善其終也又恐患生於所伏一發而不及持故貴用防防以謹其始也徹始徹終反復紬繹既慮其患於未形又嚴其備於未至則雖患至而有弭患之道濟可長保而無虞矣從來國家之患常由於已治已安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古帝王制治保邦未有不深思遠慮防

患於未然如成湯之危懼大禹之克勤是也叔世之君每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救如唐之明皇宋之徽宗是也孰得孰失有國者可不為殷鑒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此一爻見能敬慎於始處於不敗之地也曳輪濡尾皆在下不前之象周公繫既濟初爻曰初九當既濟之初剛而得正剛則有圖濟之才正則又慎重周詳

不敢輕為躁進其任事也重若輿之將進而自曳其輪不輕進也其慮患也深若狐之將涉而先濡其尾不輕涉也當濟之初而謹戒如此則防患豫圖釁隙不生豈有終亂之咎乎孔子釋初象曰車以輪而行能自曳之則不亟行矣令初之任事長慮却顧不急於求進其慎重如此以義度之必不至於顛車覆轍所謂无咎也固宜矣此可見天下事莫不成於持重敗於輕躁當濟之初無大險難其患尚淺防之猶不

可不慎況處遺大投艱之日乎古來英材濟事必以臨深履薄戰兢小心為本才如武侯克任大事其所自明之語不過謹慎而已其不敢輕於求濟乃能有濟也此初之所以无咎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此一爻見守中以待時方成保濟之功也茀婦車之蔽七日得是陰陽之數窮於六七則變而可通也周公繫既濟二爻曰二以中正上應九五之君同德相

濟宜得君行道矣但五當濟之將終未免苟止之心生任賢之意怠臣不得君無以行道猶婦喪其茀而失其所行之具也然為二計者中正之道豈容終廢惟待時而動不汲汲於求行久當見用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蓋揆之理數終將得君以行道也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能勿逐而自得豈無故哉以其得中道則濟時之任有舍二不能者數窮理極久而必合所以七日得也又何事於逐而後能得乎從來

濟世之君子懷才抱德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以進退從違之機在我而不在人也故畎畝樂道而任天下之重巖野旁求而成濟川之功下固可以無求於上上且不得不有求於下此主持濟運者尤當下賢禮士用正人以行良法庶可保吉而不至於終亂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此一爻言兵不可輕動當以擇人為要也鬼方北方幽遠小國憊困也周公繫既濟三爻曰三以剛居剛當濟之時與上為應内治將終而或勤於遠畧以誅罰不庭然險陷在前難以驟克有高宗伐鬼方至三年方克之象夫以高宗之賢主伐鬼方之小國勞民動衆遲之又久其用兵之難如此若任用小人輕啟兵端志在逞威挾忿殘民肆欲其患可勝言乎故小人必在所勿用也孔子釋三象曰伐必三年後克者

則師老財匱亦已憊甚也兵可輕舉乎按時當既濟之後承平日久啟多事之端於無事之日舍内治而邑外釁皆小人為之也隋末之經畧西域始於裴矩前宋之謀破遼本於安石小人開邊釀亂貽害國家此其較著者矣故曰戎寇之禍遠小人之禍近聖人於用兵之時每戒以小人勿用其在師之上六與既濟之九三具有深意所以為萬世訓豈偶然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此一爻言有備患之具尤當存備患之心也繻當作濡舟漏也袽敝衣所以塞舟之罅漏周公繫既濟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當濟之時小心畏懼過於敬慎不恃其久安無事凡所以拯災弭亂之術無不豫備而其心猶不敢自安也每患變生於意外禍發於不虞防之又防如乘舟者慮或罅漏濡濕而豫備衣袽似可無患矣猶恐漏至俄頃而不及覺終日戒懼罔敢稍懈蓋處過中之會恐生苟止之心慎之至也孔

子釋四象曰四之終日戒者豈漫為無益之憂哉其心誠有所疑畏常恐一息不謹禍患旋生雖謀出萬全不敢自信此戒心之無已而深於保濟者也按既濟之世不有外患即有内憂二者皆所當慎防也然内憂之所伏每起於外患之既除若外無釁方敵國之患而内有失人敗度之憂則天下之罅漏莫大於是矣在昔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侈然恣肆苟止偷安不為終日計也是安得不豫

備而切戒之如四之拳拳不已者乎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
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一爻言處濟者以實不以文方可得時而保吉也
東隣陽也指五西隣陰也指二殺牛是盛祭禴是薄
祭周公繫既濟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為濟之主
但濟道將終若有一滿假之心未免驕侈易萌文治
有餘而實意不足不如二當初吉恪守中正之德文

不足而實有餘足以致濟而輔五之治象如東隣殺牛其祭雖盛反不如西隣禴祭之薄而能實受其福也孔子釋五象曰東隣之盛不如西隣之薄者以其時不同也二當初吉之時不務虛文能乘時圖濟有真實受福之具所以昇平之福方來而未艾也若五當終亂之時過於侈盛安可不防維收斂以保其吉乎按人主當既濟之時坐享盛業惟誠敬之心為祈天永命之本若此心一衰徒事誇張則治功不進而

倦且止矣非所以格天心而膺多福也聖人諄諄垂訓以明濟之時宜畏不宜肆猶祭之時在誠不在物主濟者明於此義可以得時而長保濟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一爻言不能防患以濟險爲終亂者致儆也濡首謂首尾俱溺周公繫既濟上爻曰上六居險體之上當既濟之極乃以陰柔處之惟務爲因循玩愒偷安委靡不振至於末流將險愈深而亂愈不可治象猶

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身已沉溺其何能濟此正道窮之日危可知也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濡首而厲者蓋自恃為濟怠心日勝不能思患豫防一旦患至而無其備莫可如何惟有淪胥及溺而已豈能久乎按既濟六爻由離明而入坎險內三爻言已濟之事外三爻言由既濟而開未濟之漸可見保濟之道當安不忘危治益求治乃為長治久安之道也至上六所謂終止則亂天時人事危微絕續之關聖人於此不

言凶而言厲正救時之深意欲人於不可久之中求可久之道也如輪臺之悔過與元之罪已君子猶有取焉然亂至而圖不若未亂而防尤為制治保邦之要道而處既濟之日者亦可有終無亂矣

䷿ 坎下離上

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者何也造化之理無往不復人事之變終則有始既濟則功已畢未濟則事復始有生生之義生生之謂易所以終未濟也為卦下坎

上離水火不交六爻皆不當位故為未濟然剛柔皆相應應則陰陽相助而未濟者終於必濟故彖辭言亨既濟已然之亨也未濟方來之亨也然處未濟者必有進作有為之才慎始持終之力後能濟天下之艱難初六六三二爻皆陰柔失位一處險之初一未離乎險故有凶吝之占九二剛中與五相應為佐濟之才然身在坎中猶必舒徐審慮有待而進九四以剛居柔剛而不輕用其剛征伐鬼方三年而後奏績

蓋於未濟求濟若斯之難也六五離明之主以文明之盛而養之以晦以精斷之智而運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照臨百官堅其誠以信任羣下安得不一掃大難為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至上九之濡首乃有所陷溺而不能濟者所以於爻終示戒也總之聖賢之處世在既濟之日則無時非未濟之心在未濟之日則無時非欲濟之念乾乾之自强不息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由此道也是故既濟未濟

合而易道終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卦坎下離上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名未濟卦辭言求濟之道當以敬慎持其始終也汔幾也濡尾力竭而不能濟之象文王繫未濟彖辭曰未濟以治功未定為義當斯時也衆心未協人謀未臧事不能遽有所濟然以天運言之終有可濟之理故可以得亨顧所以致亨之道必老成持重

敬始慎終慮出萬全而後克濟如不自度其才力果
銳以求進而不謹密以圖成使紀綱稍振法度粗舉
即以怠忽乘之若小狐幾濟而濡其尾則事終於不
濟尚亦安所利哉按未濟之時大險未過世難方殷
其勢非天下之大才不能濟天下之大事是在離明
之主慎擇其才而用之使老成練達者倡率於前方
可驅策羣力經營遠大若衡量失當誤用小才冒昧
當先必不能出險以終事此圖濟之道全在得人聖

人取象小狐深以為戒不可不慎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彖傳是釋未濟彖辭明柔中之善於濟事又貴相助以成其濟也柔得中指六五未出中謂未出險中孔子釋未濟彖辭曰未濟而辭曰亨者豈徒有可濟之時哉卦體六五柔而得中柔則能小心謹慎得中又處事得宜故終於能濟有可亨之道耳其曰小狐

汔濟者時當坎險雖有事於圖濟尚未出險之中值此將濟未濟之時正須畢智竭能以求必濟而辭乃謂濡其尾无攸利則究其所事由於輕為躁動始銳而中懈若狐之首濟而尾不濟不能繼續以成其終也又何利乎然非時之不能濟惟人之不善濟耳而所以可濟者未嘗不在也卦之六爻雖陰陽皆失其位謀猷未減而剛柔各相為應猶能同心協力補偏救弊於理於勢可以共濟而續其終也何至幾濟而

濡其尾哉此未濟之終可濟而得亨也如此按既濟未濟兩卦其理互相發明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得也總見聖人求濟之事敬慎以保其終則事無可輕忽之時相應以補其偏則人無不可濟之事反覆紬繹濟之能事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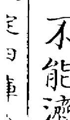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此象傳言物當各止其所君子以慎辨體濟之用也孔子釋未濟象曰離火在坎水之上上下不交不能相濟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時當未濟則物之倒置易位者多矣不可不謹慎而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踈不得擬親卑不敢抗尊小不致絜大則物各有方所而居之不遷始於相别終於相得而濟世之業俱出其中未濟者何憂不濟乎按繫

辭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如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天地自然之定位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莫不各有當然之分既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惟分定與亂故耳故君子以慎致辨順天地自然之位使分定不亂如水火之不相雜而未始不相為用焉則可以贊化育而成濟功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此一爻言不能量力妄進為終於不濟者示戒也極



是終周公繫未濟初爻曰初六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初又值難濟之時無才無位豈能進而圖功乃不自為量度而欲輕為冒進急於求濟若狐之涉水而濡其尾則終於不濟而已豈不可羞吝乎孔子釋初象曰凡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若初之濡尾豈獨時之難濟哉由其所以濟者亦昧於敬慎之道不審勢量力冒昧干進是但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極之不能濟也亦可惜矣按古之濟大事者未事之先必

能見其始而要其終區畫時勢瞭若指掌及其任事而有成也不出其規摹之所素定三代以下如韓信之權楚漢諸葛亮之度孫曹皆預決於築壇命將之日與草廬三顧之中其後卒如其當時之所言者凡以規摹之素定也若其始漫無成見臨事嘗試而欲倖其成功者未之有也此濡尾之羞不能繼續以終其事既專著於彖辭而爻又首及以示戒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此一爻言能恭順自守得臣道之正也曳輪是不遽進之意周公繫未濟二爻曰九二以陽剛之才上應六五柔順之君急於有為未免有太迫之虞乃以剛居柔能恭順退守不欲速專成冒進以邀功若車之行而自曳其輪不輕於求進在人臣之道為甚正而濟時之業可徐圖其貞而得吉也宜矣孔子釋二象曰二以貞得吉可謂能行正矣然所以能正者由其居柔得中惟中則宅心恭順見之行事自能虛衷讓

退寵利不居以行乎臣道之正所以爲吉也從來幹濟之臣處艱難之地往往事權太重威福得專不克保有其功名者多矣皆由不明於貞吉之義者也爲人臣者敬守此義而勿失焉庶可成濟時之功而善其終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此一爻見濟險不能獨任當資人力以求濟也未濟謂未出坎險也周公繫未濟三爻曰三以陰柔不中

正居未濟之時本無濟世之才德以為出險之具使獨往以求濟則力微任重鮮不至於胥溺能無凶乎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所患者獨力不能以濟耳今三以柔乘九二之剛得倚仗之人而時將出險又值可濟之會誠能資其才力以匡將出之險亦何涉川之不利哉孔子釋三象曰凡圖事者必有可為之具三所以未濟征凶者由其陰柔而居剛位所處不當既無才德而獨力以往未有不敗者

故得凶也按未濟五爻不出卦名獨於六三一爻見之葢以六三隂柔又不中正居險之極必不足以濟險也又云利涉大川者謂若得陽剛之助則亦可以出險而有功其如三之不能何也夫以六三之隂柔而猶以涉川望之則弘濟時艱者不在同心之助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此一爻言大臣有濟世之責當振作有為以成其志

也震震動也周公繫未濟四爻曰九四居上卦之下方出乎險雖無内憂而未免於外患又以剛居柔常恐畏難避事疑於不正而有悔也能勉之以貞則匪躬盡瘁克殫臣職而獲吉夙夜匪懈問心無愧而悔可亡矣然所為貞者何如時方未濟反正之功非可因循以圖必震發有為攘外以安内且至功深日久期於底績乃克有成為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之象如此則非貞何以得吉而悔亡乎孔子釋四

象曰四當未濟而志存乎濟世能以貞自勉則明作有功克壯其猷無不濟之悔而志可行矣按聖人作易止此一動一靜之義安危得喪之機皆由此出焉如同一伐鬼方也既濟之時雖克而猶憂其憊利用靜也未濟之時必伐而後行其賞利用動也且既濟之三過剛恐其宜靜而妄動未濟之四居柔又恐其宜動而反靜此聖人互明其義一為保濟者戒一為求濟者勉其意深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一爻言柔中之德能始終盡善以成濟也周公繫未濟五爻曰五以陰居陽疑於不正然為文明之主本體虚靈既心知正道覺悟善反又居中應剛能虚心下賢克己勝私至於陶融純粹無復慙德矯偏而一歸於正故得貞吉而无悔矣由是而為闇然日章之君子暢於四體見於猷為其光輝發越一皆誠意

相孚非有假飾於外者吉之道也孔子釋五象曰君子之光在已固無不吉矣至於盛德之孚不但暢達於一身亦且光被於四表成功文章無不煥然可見將文明日啟天地為昭其暉而得吉非濟功之極盛乎按六五為未濟之主經綸匡濟一本於有孚之誠正非好智用察以聰明才辨自矜而陵人者所可同日語也故曰君子之光光從孚出而暉又從光生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不獨君子之獲吉而凡被其暉

英者無不獲吉矣此爻終始言吉反復歎美深有味

乎柔中之旨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

首亦不知節也

此一爻見處濟有善道不可過於自縱也周公繫未

濟上爻曰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有能濟之才時

已將濟功已垂成若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反生患

但當從容自信不妄作為而與時休養若有孚於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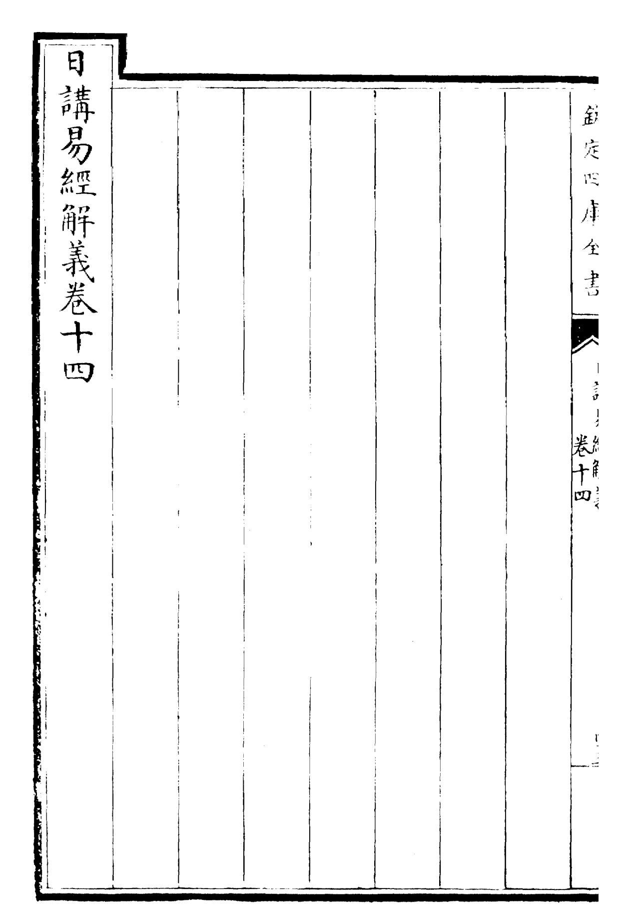
酒然自无欲速僥倖之咎然非一無所事而侈然自縱也若使過躭逸樂沈溺不返如飲酒而至濡首則信非所信為有孚失是而事終不濟矣所當戒也孔子釋上象曰飲酒而至濡首但知有孚之為是而不知是之所在有當然之節不可過也使裁度得中不至於失是則慎終者可以保始而寧患其不濟乎按千聖傳心之要典不外乎一中易為盡性至命之書所言無非是也既濟之九五言時未濟之上九言節

時與節即所謂中也乾知進退存亡其聖人之中乎

未濟以不知節為戒節正隨時以取中也知節即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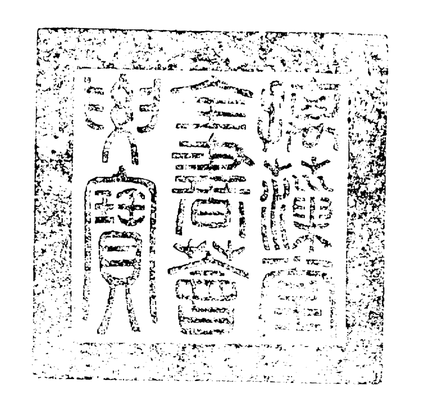
進退存亡而不失義命之正易之始終大義畧可見

矣中庸曰時中又曰中節為得性命之傳其在是乎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四

日講易經解義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五

繫辭上傳

繫辭傳上下二篇孔子通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所為作也先儒謂其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按繫辭作上下傳者王肅本也司馬遷則稱易大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因作十翼何謂十翼彖辭上傳彖辭下傳象辭上傳象辭下傳繫辭上傳繫

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也古易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與孔子之十翼離為十二篇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自漢費直始將彖傳象傳文言傳雜入卦中而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另為一書晉王弼作註皆依之即所謂無經可附者此也宋儒程頤易傳一如費直之本自朱熹為本義乃復古易之舊而經傳又分明洪武間頒行學宮令士子程朱傳義兼習成化時奉化教諭成矩始單刻本義行世而

篇章次第又悉依程氏非復朱熹原本今世所共習者是也此為易經分合源流故叙其梗槩如此程頤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亦不可以讀繫辭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一章是言聖人作易之大原示人體易之實學而

此一節是孔子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見天地有自然之易也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畀髙兼天地人物言方者情動之始物則指人而言之也象形變化所成之體也孔子意曰易之首乾坤者何也葢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天確然在上而居尊地隤然在下而處畀而易中之卦純陽至健而為乾純隂至順而為坤者已定立於此矣由是而地與萬物之畀者陳於下天與萬物之髙者陳於上

而易中卦爻之上者貴下者賤已位列於此矣天與萬物之陽者為開闢為發舒而其動有常地與萬物之陰者為閉藏為收斂而其靜有常而易中卦爻之陽而性動者稱乎剛陰而性靜者稱乎柔已剖斷於此矣天下之事情有善惡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物類亦有善惡而同道同惡以羣而分此陰陽淑慝自然之理也而易中卦爻占決之辭或時之息事之得而為吉或時之消事之失而為凶者即生於此矣日

月星辰在天而成輕清之象山川動植在地而成重濁之形此皆實理之變化也而易中著策所揲之卦爻陽窮於九則退而化為八陰窮於六則進而變為七者即見於此矣葢易書之有乾坤且有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無一不備皆非聖人私智之為也不過因陰陽之實體而形容摹寫之是故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觀天地即可以見易也大哉易乎天地且不能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五節是言聖人作易而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也摩摩戛也盪推盪也風亦云潤者承雨而言爾知管也作造也成就也孔子意曰伏羲見天地間無往非易不過陰陽兩端是故畫奇偶以象之奇則稱剛偶則稱柔也剛柔既立變化無窮以一剛為主而以一

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太陽少陰以一柔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少陽太陰而四象立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兊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而八卦成矣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兊離震為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立矣以巽坎艮坤為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陰卦立矣所謂八卦相錯因而重之易之大成也

易既作則凡造物所有孰非易理之著見如陰陽搏擊而為雷霆之鼓動陰陽和暢而為風雨之潤澤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則運行而代明焉寒者陰之肅暑者陽之舒則迭運而無端焉此成象之實體也即此剛此柔也天地絪緼萬物化生陽而健者乾之道也人物得陽之多則成男陰而順者坤之道也人物得陰之多則成女此成形之實體也亦此剛此柔也然成男成女雖乾坤一定之分其實有相須之功

故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質雖未形而胚胎
朕兆已全於一施之初矣其成也坤皆有以作之即
乾之所始者悉為之翕受培養而醞釀造就以終其
事矣陰陽之不能相無者如此夫盡物而始乎乾宜
若難矣然乾健而動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
生理一行而萬物即動初無艱深留滯之勞何易如
之盡物而成乎坤宜若煩矣然坤順而靜皆不自作
故承乎氣以成形因乎理以成性初無區畫增益於

其間何簡如之天地生成之妙無心而成化者又如此乃知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論乾坤之功至博而無外論乾坤之德又至要而不煩而人事之效法天地者從可識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二節是贊聖人之德始於法天地終於參天地也

孔子意曰易簡豈專屬之乾坤哉人心之良亦自有易簡自私欲累之而易者險簡者阻矣有能法乾坤之道一主乎理而無所容心則其易如乾矣一循乎理而行所無事則其簡如坤矣易則光明洞達無一毫人欲之艱深盡人皆知其中心之所存矣豈不易知簡則徑直平順無一毫人欲之紛擾盡人皆能循其途轍以作事矣豈不易從易知則不遠人以為道而同心者衆故有親易從則盡人皆可與能而協力

者多故有功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我所存之是而精一自信始終以之故其中之所存者可以至於久而不變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我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為已之能故其外之所行者可以至於大而益弘也可久則純亦不已與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則巍乎成功與地同其廣大矣非賢於人之德業乎然其所以然者則以我之易簡與乾坤之易簡同原故也易簡而天下萬殊之理莫不貫通於我

心統會於我身是故天有是易我亦有是易地有是簡我亦有是簡可以成人位於天地之中與之竝立而無歉焉此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要之人心本自明白正大自為私意所蔽物欲所擾往往艱深使人不可近煩碎使人不可行如權謀術數之流天下之理必皆扞格而不相入易者存理而已矣簡者循理而已矣其始不過坦白要約而其終至於德崇業廣與天地參善學易者何不從易簡求之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一章是言聖人繫辭明道之功君子玩辭體易之學而此四節言聖人繫辭之事也聖人文王周公也設陳也言設卦則爻在其中矣象謂卦爻本然之象辭謂卦爻辭憂慮也虞安也憂虞言象者猶云彷彿

之意非觀象之象也下放此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者也六爻之動九六之變化也三極天地人之理也孔子意曰伏羲畫卦吉凶之理已默示之矣然有畫無文民用弗彰也文王周公取伏羲所畫之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而時有消息則繫卦辭以斷全體之吉凶析觀爻象而位有當否則繫爻辭以斷一節之吉凶於是易道大備而利用之功大矣然辭固因象而

繫而象又因變而蓍卦爻之間九為剛六為柔柔退之極則剛推去乎柔而柔變為剛剛進之極則柔推去乎剛而剛化為柔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無不具焉此聖人所由觀之以繫辭者也由觀象繫辭言之辭之吉者即人事順理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逆理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人事既失之後困心衡慮而為憂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人事未決之先安意肆志而為虞之象也辭占

之符於人事者如此由剛柔相推言之柔變而趨夫剛者即氣機之退極則漸長而為進之象也剛化而趨夫柔者即氣機之進極則漸消而為退之象也既變而剛是即陽明用事萬物照臨而為晝之象也既化為柔是即陰晦用事羣動宴息而為夜之象也至於剛柔變化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九六迭運所謂動也其即三極之道乎一太極也而天地人各得之為三極其動於初二爻者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其

動於三四爻者即人道之仁義時措也其動於五上爻者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何動非道何道非極象變之符於造化者又如此按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兼陰陽有陰陽則有變化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者也自卦爻而析言之則爻各一道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卦爻而統言之則六爻一道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聖人觀象繫辭亦止發揮太極之妙而已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二節言君子學易之事也上言居者處之也謂以易道自居也下言居者靜也指未筮時而言也易之序指卦爻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尤在所當玩也變即象也占即辭也所異者未筮既筮之別耳孔子意曰辭占象變之既備則有須臾不能離者而可不學

乎是故學易君子其身之居處安固而不遷者則在易之序葢觀其剛柔消息一定之次第以爲進退出入之度也其心之愛樂玩味而不置者則在爻之辭葢觀其吉凶悔吝無窮之精理以爲悅心研慮之資也惟君子身心不外乎易是故動靜不閒其功方其居而未及卜筮也則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凡得失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由皆其心之所會也而居安樂玩無閒於靜矣及其動而謀及卜筮也則觀當

動之卦爻而玩其占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占之決又皆措諸事焉而居安樂玩無間於動矣夫學乎易即合乎理合乎理即順乎天窮此理於無事之時則靜與天俱循此理於有事之日則動與天游是以自天祐之所趨皆吉所避皆凶受休嘉之福而得利順之應也按前章言伏羲之易而以易知簡能久大德業責成於體易者此章言文周之易而以居安樂玩動靜爻脩責成於學易者葢天地間剛柔變化無

一時之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亦無一息之停必動靜之間舉無違理方盡學易之功方不負聖人作易之意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一章是釋卦爻辭之通例也悔我自尤也吝人尤我也介善惡所分之路也各指其所之其指卦而言之向往也孔子意曰聖人觀象於卦而繫彖辭彖者言乎全體之象舉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莫不稱名取類以擬其形容也觀變于爻而繫爻辭爻者言乎一節之變舉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莫不支分節解以觀其會通也卦爻之辭有所謂吉凶者言乎象變中時有消長位有當否而為失為得失則從逆

而凶得則惠廸而吉也有所謂悔吝者言乎象變中剛柔雜居善惡未定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内自怨艾而悔生也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外招尤釁而吝生也有所謂无咎者言乎象變中有以處非其地行非其事承乘比應非其人足以致咎然其間不無一節之善一念之良焉則能圖回更改而補其所過也由卦爻辭申言之是故爻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凡處下而卑者

皆賤也易列之而等級分明則在乎六爻之位焉彖言乎象而象之所陳有小大如姤遯否之類陰為主者皆小也如復臨泰之類陽為主者皆大也易齊之而使不相雜則在乎六十四卦焉夫位有貴賤卦有小大而錯綜更迭得失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形耳易辯之以明得失之報則在乎卦爻之辭焉若夫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而易辭一遇悔吝必為憂之惟恐人之至於是而慮遠說詳不能自釋焉則

存乎善惡初分之介人能體易之憂則一念之善有必充一念之惡有必遏豈猶至於悔吝乎卦爻善補過則為无咎而易辭一遇无咎必為震之惟恐人之終於過而奮發警惕不能自寧焉則存乎天理萌動之悔人能體易之震則怨艾深而勇於舍舊覺悟切而急於圖新不有以補過而无咎乎是故卦分陰陽有小大矣辭别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然辭之有險易者正以卦之情所向不同而言蓋小卦之情回

互而艱深為人欲之私是以不之於失則之於小疵而凶悔吝之險辭隨之大卦之情坦易而明白乃天理之公是以不之於得則之於補過而吉无咎之易辭隨之辭豈有外於卦哉言卦則文可知矣可見聖人繫辭無非使人趨吉避凶坦然知所率由惕然知所畏避其曰憂悔吝者即君子慎獨之幾大賢不遠之復也其曰震无咎者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勇太甲自怨自艾之誠也趨避之道莫要於此聖人一一著

之於辭其意深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一章是言易道之大惟聖人能用之而此一節先極贊其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易指易書而言彌聯合之意綸條理之意孔子意曰至大者莫如天地凡囿於覆載之中者皆不足以擬之而惟易與之齊準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易以道陰陽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故於是道有以彌綸之彌者自其

外以統觀而陰陽生生之妙無不包括於卦爻之中其全體渾合初無一毫之欠缺也綸者自其内以細觀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精密於統貫之内其脈絡條理又無一節之淆雜也天地有是道而易書亦有是道謂之相凖不誠然哉夫易之未作法天地之道以為易之道故曰凖易之既作還以易之道理天地之道故曰彌曰綸彌之則萬合為一渾然不漏猶中庸言大德敦化也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猶中

庸言小德川流也天地之道即下文所云幽明死生鬼神仁知晝夜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皆是也易既能聯合而分理之則理性命無不畢具而聖人用易以彌綸天地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一節是言聖人窮理之事也天象燦然有章故曰

文地形井然有條故曰理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精重濁為陰氣輕清為陽物之所受以生而未屬於物者也物既成則謂之魂魄矣游者散而遠去之意魂升則魄必降舉魂可以該魄也情狀猶言氣象也孔子意曰易既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以易之理仰觀天文即陰陽之循環以觀其晝夜即陰陽之升降以觀其上下焉俯察地理即陰陽之對待以察其南北即陰陽之雜居以察其高溪焉天文之夜

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而其所以幽者陽之變而為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而其所以明者陰之變而為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始即終之發端反觀人物之所以終終即始之歸宿其始之生氣凝於妙合之際而理隨以全陰之變而為陽也其終之死氣散於殂落之餘而理隨以盡陽之變而為陰也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究其精與氣之凝聚

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為物精與氣之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為變為物者自無而有神之来也伸也陰之變而為陽也為變者自有而無鬼之往也屈也陽之變而為陰也此葢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情無形而其狀有象鬼神之情狀不又以易而知之乎易固聖人窮理之書也總之幽明者陰陽之顯晦死生者陰陽之消息鬼神者陰陽之聚散此三者理之難窮者也聖人皆有以知之則凡天地人物

造物之理殆無一之不窮矣是以崇效卑法生順没寧而與鬼神同其吉凶也聖人窮理之功大矣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一節是言聖人盡性之事也土者身所處之地也敦厚也孔子意曰天地之道聖人之性雖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而已聖人盡性故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立此參彼無毫髮之違悖矣其相似者何

如蓋天髙明其道為知地博厚其道為仁皆隂陽之理而易書具之聖人盡乎其知則聰明洞達而於萬物之理無不各究其極盡乎其仁則區處條理而於天下之人無不各得其所如此則仁以成知而知有實用非騖於髙逺非淪於空虛何過之有此聖人及物之仁知其處常者然也若夫事有不可以常理行時有不可以常法處者聖人又為之稱其輕重委曲遷就以處之不膠於一定之中是所謂旁行也旁行

則疑其易流然行權之中亦天理之所在自合乎道義之歸而不流於變詐之術此聖人應事之仁知其處變者然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默契脗合而內重外輕命者吉凶禍福之數知之則昭融洞澈而脩身以俟見之明守之固凡事變得失之數自不足介於光大之心矣又何憂焉聖人知之盡如此凡人不安土則自擇便利而濟物之心亡故仁不敦不敦仁則私意間隔而愛物之體虧故愛有限聖人素

位而行無入不得則物我不形而天理周流惻怛慈愛之念無時而不存矣是安土即敦乎仁也夫既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無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聖人仁之至知此此則知與天道同其高明仁與地道同其博厚故曰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易固聖人盡性之書也按仁知二者天德王道之大端也知周道濟則體用合一矣旁行不流則經權悉當矣樂天知命

安土敦仁則與天為徒與物同體矣此聖人之全功也而求其用力則有要焉中庸言知仁始於好學力行孟子言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必以當務為急親賢為務可以知其用力之要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一節是言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謂裁成其過曲成謂輔相不及兩在不測之謂神變化不窮之謂易

孔子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二氣流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無非化也然其化渾渾淪淪無有紀極不能無或過者聖人則有以範圍之如順四時之序以定分至辨九州之界以理疆土之類一如鑄金之有範城郭之成圍使天地之化無不就裁以適於中而不過焉萬物陰陽之形也萬物賦形人有智愚物有動植皆待成也然萬物芸芸總總難以周徧不能無或遺者聖人則有以曲成之如厚生正德以立民

事樽節愛養以盡物宜之類一一委曲周到知之明處之當使萬物無不得所以受其成而不遺焉晝夜陰陽之運也幽明死生鬼神一屈一伸循環之理皆晝夜之道也其理互根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聖人則有以兼通而知之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晝為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也夜為陰而陰實根於陽一晝一夜迭運不窮亘古今皆

是道也聖人之心與之昇合無間通乎其道而知焉所謂知化育也夫天地之化一陰陽之氣萬物一陰陽之形晝夜一陰陽之運而易書亦陰陽之變也聖人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乎其道而知有如此豈非得其至神之妙而易之變化在心者乎故言乎神則周流不居既在此又在彼在陽者忽在於陰在陰者忽在於陽得一以神无在而无不在无方所也而言乎易則百千萬變既為此又為彼為陽矣而亦為陰

為陰矣而亦為陽用兩而化无為而无不為无形體也易固聖人至命之書也此易之所以與天地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按仰觀俯察智周道濟範圍曲成所以窮天地之理盡天地之性立天地之命也其道甚大而實體之則非求之幽遠者也不外一動一靜致中致和而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反身而皆備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一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未嘗倚於陰陽而此三節言道之命於天而稟於人者兼示人以體用全備之道也孔子意曰自有天地萬物則有天地萬物之理所謂道也盈天地間無非道而所謂道者無他只是一陰一陽而已陰陽氣也氣之流行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矣又一陽焉一陽矣又一陰焉

大而一闔一闢小而一噓一吸莫不皆然所以然者無非實理之所為此之謂道也是道也其在天命流行靜之終動之始可以觀其繼焉繼之者當接續之間此理方動出於天而將賦於物生理所發化育為功全是天道之本然無貳無雜純然善也至於賦予於物各具是道可以觀其成焉成之者物各得其所以生之理受天所賦人有為人物有為物實理具備隨在各足乃為性也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

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此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之流行賦予者然也若夫成性之後其在人也有得陽之動而成性者仁者也仁者偏於陽氣居多故同是道也自仁者見之則但識其動而及物之機以發生布德之仁目為道之全體而謂道在是焉則竟謂之仁矣有得陰之靜而成性者知者也知者偏於陰氣居多故同是道也自知者見之則但識其復而斡事之體以凝靜生明之智目為道之全體而謂

道在是焉則竟謂之知矣葢天命之善本無偏而氣質之受則有偏也至於蚩蚩之氓百姓也未嘗不囿於道之中行焉習焉終身由之日用是道者也而不著不察一無所見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焉此又愚不肖之輩也夫道之全體陰陽無偏者也乃仁者知者各有所見而得其偏百姓則於道無所知是以君子陰陽合德體用全備之道終鮮其人矣夫仁陽也知陰也百姓日用亦皆陰陽所在也仁知

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無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二節是以造化出入之機言道之在天地者不離陰陽互根之妙也仁謂造化之功天地生物之心也用謂機緘之妙機是弩之機緘是絲之總結機一發緘一啓妙用存焉故以言用也孔子意曰一陰一陽

之道天地之化機不外是焉大德曰生天地之仁也仁本在内者也自内而外以顯諸仁如春夏之發生始亨暢遂無非造化之功此分一本爲萬殊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神妙變化天地之用也用本在外者也自外而内以藏諸用如秋冬之收斂性情貞固自有機緘之妙此合萬殊於一本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一顯一藏循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測以此鼓萬物而無心成化其視聖人之有心生成萬物而常

懐憂患者且不與同矣顯仁藏用之妙為何如哉夫仁德也而顯仁則德之發也發而本於德則德盛於内者也用業也而藏用則業之本也本而發為用則業大於外者也盛德大業表裏互根皆無心之化機其妙不可名言至矣哉然則大業在外者也而由藏用以言大業則無外非内也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無乎不有萬物氣機洪纖高下一一歸根復命而静斂其生生化化之機於無聲無臭之中冲漠無朕而

萬象森然已具何其富有也是大而無外者也此之謂大業也盛德在內者也乃由顯仁以言盛德則無內非外也葢方其顯仁之時此理日生不已新機遁引萬物發育源源而出動舒其形形色色之象於千變萬化之際物與无妄而知其生意朊然在內所以日新也是久而無窮者也此之謂盛德也夫顯仁陽也而顯其所藏之仁藏用陰也而藏其所顯之用於顯仁見盛德則體具於用之中於藏用見大業則用

妙於體之内是以大業非富有不能盛德以日新而見此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陰陽互根者也一陰一陽之道其在化機之出入者如此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四節言陰陽變易生生無窮法象變數莫非是道而終言其道之妙一神之所為也孔子意曰一陰一陽之道迭運而無端則相生而不已於是見其生生

焉陰生陽陽生陰生而又生無有間斷陰生陽則陰變為陽陽生陰則陽變為陰凡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動靜榮悴其生也不息故其變易也無窮是生生之謂易也此皆陰陽之道無乎不在者也吾觀於物而得乾坤焉乾以始物氣初凝而形未具舉物之形容一一命意以成無中之有彷彿可象是曰成象此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是之謂乾也坤以成物氣既聚而形已受舉物之體質一一呈見而效一定之則

詳密有法是曰效法此重濁有迹陰之靜也是之謂坤也一象一法陽始陰成此道之在生物者然也吾觀於筮而得占事焉筮者抱蓍問易推極七八九六之數以求所值卦爻之動靜而孰吉孰凶遂知來物此則事之未定者方在占決是之謂占也屬乎陽也既占之後由極數知來以通乎凡事之變而適其吉凶趨避之宜此乃占之已決者見之行事是之謂事也屬乎陰也為占為事陽動陰靜此道之在占事者

然也然則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者此也見仁見知者此也顯仁藏用者此也成象效法者此也極數通變者此也凡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其為道也妙於无方莫知其鄉即陰而道在陰即陽而道在陽在陽亦在陰在陰亦在陽陰陽迭運而道無不在不可測度乃天下之至神也名之謂神庶乎見道之妙也已按生生之謂易本義云理與書皆然也葢由易書言之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是生生無窮此易書中之陰陽變易也生卦生爻總不外乎乾坤乾陽三奇坤陰三偶法象備焉此易書中之成象效法也卦爻既列制為筮法極數通變以定吉凶以生大業此易書之所以前民用也凡此皆在易書者然也孔子贊易只以理言之而易書則具有此焉可見易書所以摹寫此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道之妙神也至哉易也是在思而得之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一章是贊易之道極其廣大而其原由於乾坤故凡易之有配之天道人事而悉準也孔子意曰夫易書之作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足以盡天地萬物之

理故易之為書無所不載而含蓄於其中其理廣矣無所不包而統括於無外其理大矣以言乎遠則四海萬世易之理無乎不到而莫之止禦也以言乎邇則瞬息几席易之理不待安排布置而各正不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洪纖高下易之理無所不有備乎是矣豈不廣大矣乎夫易何以廣大如是以易中具有乾坤之理也夫乾天也乾道始物動靜生焉當其靜也方與坤別而利貞以立其體其生物之心常

存不他專一於此及其動也既與坤交而元亨以行其用生意沛然直遂以達莫可止遏由專而直則乾一之氣行乎坤兩之中萬物皆受氣於此而大生焉易中純陽之乾具有此理易之所以大也夫坤地也坤道成物動靜形焉當其靜也方與乾别而利貞以立其體收斂生意在内翕聚而無餘及其動也既與乾交而元亨以行其用乾氣一至受以生物將無窮生意發散在外無不開闢由翕而闢則坤兩之體順

承乎乾一之施萬物皆受形於此而廣生焉易中純陰之坤具有此理易之所以廣也夫易之廣大既得乾坤之理則可以配天地之道矣言乎廣大莫如天地而易中三奇為乾三耦為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兼天地之化焉是易之廣大配乎天地言乎變通莫如四時而易中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合四時之序焉是易之變通配乎四時天道之運日為陽精月為陰精而易中卦爻稱陰稱陽名義存焉

是陰陽之義配乎日月人心至德如乾之易如坤之

簡而易中卦爻健者恒易順者恒簡至善存焉是易

簡之善配乎至德夫天地四時日月與人心之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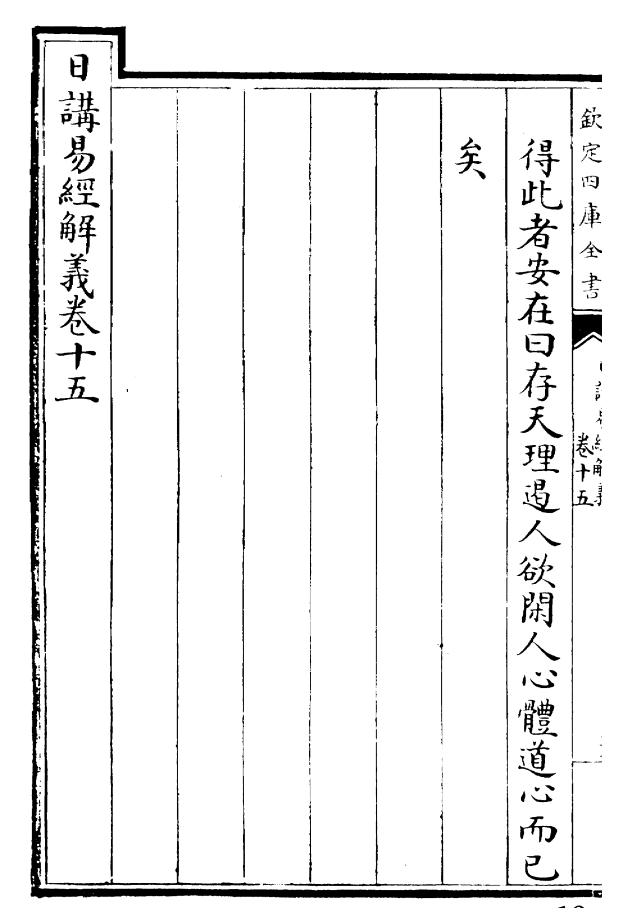
盡乎天道人事矣而易無不配焉易誠廣矣大矣按

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

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簡者聖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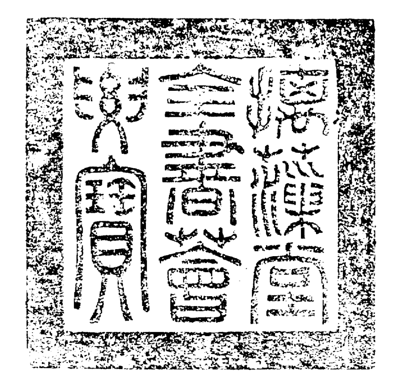
根柢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者得一以為天

下貞易簡之道也即書之所謂允執厥中也而所以



得此者安在曰存天理遏人欲閑人心體道心而已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